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二十六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 疏 正義曰此與下既夕禮本爲一篇以簡冊繁重分而爲二此篇所載至卜葬日止皆在未啟殯之先故鄭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也云殯之士者以禮記襍記喪大記諸篇所言喪禮多君大夫士竝陳此篇則專言士之喪禮故以士名篇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據鄭注喪大記士沐粱及大小斂陳衣與此異者每以爲天子之士則鄭意以此篇爲諸侯之士禮明矣姜氏兆錫曰士喪禮是士自死而子爲之喪之禮以下文死于適室復以爵弁推之可見所謂葬用死者之爵也舊乃謂士喪其父母之禮失之矣吳氏紱曰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今案古者士之子恆爲士士之父亦士也

下記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賈疏據此
謂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則士之父母死自用士禮
明矣吳氏說較爲周備賈疏又謂記不云父者以其經
主于父死故記不言父此說非也案記云赴曰君之臣
某死卽指父言以士之父亦君之臣也云喪於五禮屬
凶禮者周禮大宗伯云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下卽云以
喪禮哀死亾是也各本凶下無禮字據集釋增小戴第
入先大父襍齋先生三禮目錄校證云據士冠禮疏當
作第十三第八乃士虞禮臧氏庸本徑改爲小戴第十
三○襍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
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
矣孔子以敎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
此喪禮已亾微孺悲之學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斂之與
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未成服而弔曾子則襲
喪子游則裼喪負憂之反柩曾子以爲禮子游以爲非
兩賢並及聖門於禮尚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然
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始亦不淺考也今
案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尚在
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
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與議由當時喪

禮久廢不講非無成書也然周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井如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有牀衽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幷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墉下陸氏釋文作庸云牆也本亦作墉張氏識誤從釋文作庸李氏集釋同朱嚴州刻本明徐本敖氏通典通解俱作墉毛本誤牖又注死而遷之當牖下嚴本徐本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當毛本誤南阮氏校勘記云據疏內稱北牖南牖者非一似可兩通今案校勘記之說非也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又云設牀第當牖鄭俱本此爲說知作墉作當者是禮經釋例曰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氏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蓽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案北

牖燕寢亦有之宗廟正寢之室則無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爲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即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今案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墉下鄭注墉牆也室中北牆下又婦廟見席于北方鄭注北方北墉下是北牆唯有墉無牖諸說甚確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或爲北墉下釋文牖舊音容知或本作墉爲是作牖誤也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侃義疏云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案皇疏言北壁足爲北墉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文之譌誤耳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下經云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又乃襲三稱節注亦云當牖則作當爲是作南誤矣

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者案自天子至士皆有正寢燕寢詳士昏禮燕寢常居之所正寢唯齊及疾乃居之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是也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又謂之適寢下篇記云士處適寢此云適室即適寢之室也但經言適室不

言適寢者以寢是大名統堂室與房言之此士之死在室內又下沐浴含襲小斂亦在室行之故言室不言寢也記云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此注云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是推言居正寢之由禮記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鄭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是死於適室所以正其終兩注相兼乃備春秋莊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左傳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是也云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者當值也言疾時處室之北墉下死則遷之當室之牖下也墉必言北者以室中東西北三面皆有墉故須言北以別之若牖止有一不須言南也下記云遷尸注徙於牖下也亦不言南此注因經不言遷尸故據記補之云有牀衽亦據記言也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注衽臥席即下莞上簟是也云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者案說文幠覆也衾大被也毛傳衾被也賈疏云死必覆之為其形褻經直云斂衾不辨大小鄭知是大斂衾者以是時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而用大斂衾也下經襲訖云幠用衾亦即此衾也至小斂

訖大斂之衾當陳則用夷衾覆尸下經男女奉尸俠于堂
憮用夷衾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是也喪大記云君大夫
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从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
大斂時兩衾並用故云大斂所並用之衾也引喪大記曰
始从遷尸于牀憮用斂衾去从衣者見憮用斂衾在遷尸
之後且覆之以衾以便去从衣也彼注云从衣病時所加
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黃氏榦曰復而後行从事
則憮用斂衾當在復之後然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
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別今依經文朱氏軾曰未復不當用
斂衾哭氏廷華曰未復亦不當去从衣今案喪大記云唯
哭先復復而後行从事彼注云復而不蘇可以爲从事是
復時方望其生豈有先加以斂衾之理又喪大記注以去
从衣中有復衣則鄭意亦以憮用斂衾爲在旣復之後矣
檀弓云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益謂此數事並于
始从之日爲之耳非謂無先後之別也據孔疏云自復以
下諸事並起則復自在先惟此篇敍始从甚略不載設牀
遷尸諸事故以憮用斂衾括之王氏士讓紃解云憮用斂
衾當在旣復之後經以从于適室先之立文不得不然要
之初从卽復復後乃憮用斂衾耳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
文詳下記○禮經釋例云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

堂大斂于阼階上殯則于西階上案士喪禮死于適室是始卒於室也又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又云設牀笫于兩楹之閒此小斂後奠尸之牀也在堂上故曰兩楹之閒也餘詳下記大斂于阼下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

疏 正義曰復者人子不忍死其親冀精氣之反而重生故云復檀弓所謂復盡愛之道是也據襍記云復西上則復者不止一人鄭注謂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此云復者一人士禮也以爵弁服者士冠禮陳三服以爵弁服爲上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凡復皆用死者之上服喪大記曰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徐氏乾學曰稅衣卽褖衣襍記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孔疏下大夫以襢衣者

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其餘如士者謂褖衣如士之
妻周禮夏采天子復以冕服是復皆用死者之上服也簪
裳于衣謂連綴其裳于衣使合爲一以便何也左何之者
左爲陽何俗通作荷古作何沈氏形儀禮小疏曰說文何
儋也臣鉉等曰儋何即負何也凡儋何負何皆在肩背敖
云左手何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廣雅釋詁扱插也王氏
疏證曰插臿扱捷古通用爾雅釋器扱衽謂之襭郭注扱
衣上衽於帶此云扱領于帶盛氏世佐儀禮集編曰領齊
升服純衣之領也帶復者之帶也復者以左肩何齊升服
而插其領於已之帶閒以固衣而登梯也復時既不用冠
則帶韠之屬皆不用可知張氏以帶爲復衣之帶非吳氏
紘曰簪裳又扱領防遺脫也經不言復者何服下記云復
者朝服喪大記同　注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言士
之復者以有司爲之蓋隸子弟私臣之屬鄭注三禮多解
復爲招魂復魄孔穎達云招魂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
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今案此說非也下經云北面招以
衣則禮固言招矣凡人形體謂之魄其精氣謂之魂禮運
云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氣即魂也昭七年左傳云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魄具而魂氣附焉則生形
魄存而魂氣離焉則死楚辭所謂魂魄離散也郊特牲曰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檀弓曰魂氣則無不之也人始死魂氣猶存故孝子欲招之使復附於魄以生是以有復之事故解復爲招魂復魄也後世大招招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爲名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周禮有夏采祭僕隸僕皆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復鄭注云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與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其職親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喪服傳所謂近臣閽寺之屬別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但以衣裳招而不用爵弁今經不云純衣纁裳而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據釋名簪本爲連冠於髮之名今連裳於衣亦名爲簪又集韻簪或从糸作䙮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䙮綴亦訓連也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

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疏 正義曰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檀

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謂尊者求之備也士禮但復于寢而已此云升謂升適寢之屋也榮詳士冠禮東榮西榮之前爲南其後爲北云升自前東榮者謂自東榮之南以升也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士亦未必有狄人之官當使隸子弟設之中屋屋脊之上聲高則遠聞也北面招以衣即下記所云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也曰皋某復三謂呼死者之名而令其來復三即喪大記所謂三號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喪大記曰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諸文有詳略而義同鄭注喪大記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孔疏三號一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閒而來也降衣于前前謂南檐也降衣如魂之降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捲衣自前投下蓋前爲陽冀生氣之來也王氏士讓儀禮紃解云降只言衣不云弁與裳者弁不以復裳連於衣降則俱降又案襍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

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外則其復如於
家喪大記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而復是皆言復之變禮也　注云北面招求
諸幽之義也者檀弓曰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
求諸幽之義也鄭注鬼神處幽闇孔疏言鬼神之處在幽闇
故望幽以求之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云皐
長聲也者文選西京賦薛注皐接神之辭禮運孔疏
皐引聲之言引亦長也云復反也者詩我行其野篇言歸
思復毛傳復反也云降衣下之也者言復者何衣升屋今
自屋下之也引喪大記者證某爲外者之名喪大記曰凡
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注婦人不以名行孔疏殷以上
貴賤復同稱名周則稱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
夫士稱名婦人竝稱字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
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
書氏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
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
書銘則同據鄭云其餘則同是卿大夫以下周亦稱名矣
曲禮曰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是鄭
所本也孔叢子曰衞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
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

以姓氏稱禮也今案喪服小記疏云復則婦人不稱字此云書姓與伯仲是書銘也孔叢子謂復稱姓氏不足據

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

【疏】正義曰受用篋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篋釋文集釋俱作篚陸氏曰本或作篋石經考文提要定作篋云喪大記注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可證今案周禮夏采注引此文亦作篋當從篋爲是　注云賈疏云鄭知受之於庭者以其降衣簷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受之於堂下在庭可知云受衣亦一人以上經云復者一人決之也云人君則司服受之者周禮司服職曰共其復衣服是復時衣司服共之則亦司服受之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是也士未必有司服之官當亦隸子弟私臣之屬受之耳云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者據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云衣尸者蓋暫覆之謂若得魂反而依於衣也吳氏紱曰受用篋以爲魂所依不可徒手受之愼之也以衣尸者欲魂附衣復於體魄而更生也若覆之而不生則俟浴時並此衣去之鄭注喪大記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浴而去之又注去以衣亦兼復衣言也阼階主人平日所升之

階故敖氏云升自阼階象其反也

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此自是行死事

【疏】正義曰降自後西榮謂從西榮之後以降也西榮之後卽西榮之北也喪大記曰降自西北榮孔疏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扉爲便也

注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者言復望得魂反今魂不反是虛反故不欲由前降而由後降也今案鄭此說未然此時復者方降衣於前俾受者覆尸以冀其生豈在屋上卽逆意其不生而不由前乎蓋復者之降由後示與升相變亦爲徹西北扉便也敖氏云降於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此說亦非喪大記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孔疏爨然也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扉是屋簷也熊氏云扉謂西北隅隱之處今案之復者徹西北扉亦是求其生沈氏彤曰西北扉乃室隱閫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扉意魂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扉者通諸幽也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卽致死之不誠甚矣豈招魂復魄

之意邪至喪大記云取所徹廟薪用爨之者本非爲用爨而徹乃既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時不謂之薪吳氏紱曰徹屏者欲其神自上而下二說實勝注義沈說尤詳善

右始死復

楔齒用角柶 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復者猶冀其生復而不生始行死事楔齒至帷堂事死之初事也喪大記曰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事也周禮玉府大喪共角柶自天子至士同用角柶矣角柶以楔齒故又名爲楔下記云楔貌如軛上兩末詳後 注云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者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角柶角七也以楔齒令可飯含禮記孔疏云楔柱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賈疏云此角柶其形與扱醴角柶制別故屈之如軛中央入口兩末向上案柶狀如匕本有兩末之形非屈之使然下綴足用燕几是平日常用之几則角柶亦是平日常用之物緣始死不能猝辦喪器故皆以生人之器爲用 賈謂與扱醴角柶制別恐非

綴足用燕几 綴猶拘也爲將屨恐其辟戾也

今文綴爲對疏正義曰檀弓云毀竈以綴足孔疏謂用毀竈之甓連綴从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案此殷禮周用燕几燕几燕居常用之几也注云綴猶拘也者謂拘束其足也云爲將屨恐其辟戾也者辟戾不直也爲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用燕几之綴拘之令直也下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注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張氏爾岐云几兩頭有脛竝排兩足於兩脛之閒以夾持之是也云今文綴爲對者古今文疏義云綴正字對聲近假借字鄭以下記及禮記字竝作綴故從古文餘詳下記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

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疏正義曰奠脯醢醴酒者檀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鄭注不容改新孔疏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皮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下記云若醴若酒注云或卒無醴用新酒是醴酒止用其一爲始死促急不備敖氏以醴酒具有爲四物與記不合盛氏世佐秦氏蕙田皆辨之升自阼階奠于尸東者禮經釋例曰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敖氏曰此時尸南首東乃其右也奠於其右若便其飲食然記曰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注器未變也亦是不容改異之意　注云禮始於飲食詩曰神

嗜飲食故設奠以爲鬼神憑依之所劉熙釋名云喪祭曰奠不立尸奠置之而已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張氏爾岐曰喪禮凡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之始奠脯醢事精神之始也禮經釋例云若然則葬乃奉體魄之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禮經釋例又云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薦新遷柩朝廟祖大遣皆奠案士喪禮始卒奠脯醢云云

帷堂

事小訖也

疏

正義曰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方氏愨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失禮意矣盛氏世佐取方說今案鄭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是仲梁子之言鄭氏已非之矣尸未設飾未襲斂也　注云事小訖也者張氏爾岐曰以此時尙未襲斂暫帷堂以爲蔽故云事小訖今考此篇自始奠帷堂之後三云徹帷大斂帷堂之後一云徹帷君使人弔徹帷君使人襚徹帷此二者皆

一居卽下踊云徹而未嘗徹以弔襚之後不更云帷堂也及小斂卽云卒斂徹帷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帷乃全徹去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帷也然小斂大斂俱是飾尸故將大斂復帷堂及大斂訖云卒斂徹帷以後不更帷堂矣檀弓經但言小斂而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實兼大斂言之鄭氏之於禮精矣大斂後所以不更帷堂者以尸已斂於棺殯於肂也茲因姜氏兆錫論帷堂徹帷之義未詳析故特考之又襍記曰朝夕哭不開帷鄭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旣出則施其居鬼神尚幽闇也似大斂後仍有帷見者案此是帷柩非帷堂喪大記曰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注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是柩旣殯之後於殯旁帷之與帷堂異故襍記又云無柩者不帷鄭注謂旣葬也柩已去遂去帷是也又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蓋謂朝夕哭時當暫去帷以見殯肂而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不去故檀弓以爲非古也此皆旣殯帷之之帷非謂帷堂也

右楔齒綴足奠帷堂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 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

疏正義曰赴于君者使人告於君也其辭詳下記襍記曰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此經唯言赴于君者舉其重者以該之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也此謂始死主人方昏瞀故赴告姻族朋友則父兄命之若赴告於君必親命而拜送之者敬也鄭彼注分別大夫士似失之盛氏世佐曰是時親族僚友亦當使人赴之大夫士訃於同國他國之辭見於襍記者詳矣敖云古者大夫士赴告之禮唯止於其君非又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襍記言他國之君大夫士亦皆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今案主人西階東命赴者喪大記曰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以由西階降故即衽西階東命之亦不忍當主位之意南面者方氏苞曰以赴者必南行拜送宜鄉之也注云赴告也者下記注云赴走告也襍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注義相兼乃備云臣君之股肱耳目者見虞書以其與君爲一體故

必赴也云从當有恩者君之禮也若下弔禭之類白虎通曰臣从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是也

有賓則拜之

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 疏 正義曰此謂因命赴見賓遂拜之也不然則在家不出云有謂或有或無不定也鄭必知賓是僚友羣士者以下云有大夫則特拜之此但云拜故知是士之僚友也鄭注曲禮云僚友官同者以其官同謂親容始从卽來也云其位猶朝夕哭矣者謂賓位也若主人則仍西階東南面拜之褚氏寅亮曰未小斂前主人堂下之位暫在此旣小斂乃卽阼階下西面位李氏如圭曰朝夕哭賓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

右使人赴君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堂下北面言尸在室主人以下哭位喪大記曰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謂此時也張氏爾岐云主人哭位惟小斂以前在此小斂後則在階下矣云入坐于牀東

者謂主人旣命赴而入室也是時遷尸于牀在室中牖下牀東尸之東也敖氏云至是方言坐則先時主人亦立也哭氏廷華云前亦坐于此二說皆未合姜氏兆錫曰喪大記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哭最先而哭位則序於此時者蓋始死時主人啼婦人哭乃創鉅痛深心胆摧裂發於不自禁者此說得之始死痛深哭發於不自禁邊論哭位上帷堂注云事小訖也謂事小定故至命赴後入哭乃序之楊氏復曰始死哭位辨室中戶外堂下之位喪大記人君禮亦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者非特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位不可以不正亦治喪馭繁處變之大法也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禮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襍亂者有倫矣蔡氏德晉云尸首向南足向北主人坐于牀東眾主人又在主人之東皆西面以向尸也婦人侇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言也主婦坐于牀西眾主婦又在主婦之西皆東面亦以向尸也盛氏世佐云侇夾通侇牀在牀西也與男子柖對故曰侇牀今案下記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鄭注別尊卑也又案喪大記曰旣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

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于夫人後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注几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又曰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案此經自主人而下不言坐亦不言立據下記則自主人主婦外惟命夫命婦坐餘則立據喪大記則士之喪自主人以下皆坐二者不同盛氏世佐謂眾主人婦人不言坐蒙上入坐之文可知又以喪大記與此記異爲各記所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經云眾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俱不言坐蒙上入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據喪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餘皆立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餘皆立士之喪則皆坐似是等差如此若士禮眾主人以下立而不坐則經亦當分別言之不得僅云在其後也盛氏張氏之說似是至下記所云與喪大記所言大夫之喪合愚意當是記大夫之禮而文有謁脫耳如士冠是士禮而記兼及大夫以上禮卿射是大夫士禮而記亦及諸侯以上禮是其例也不然鄭注下記云別尊卑也注喪大記云尊卑皆坐截然不同若俱士禮鄭何無一言辨及乎賈疏分別命士及不命之士非

識訂疑　注云衆主人庶昆弟也者謂主人之庶昆弟也
敖氏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
經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主人乃主言齊
衰大功者沈氏彤云鄭所云庶昆弟於衆者爲衆子不云
衆子而云庶昆弟繼主人爲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即斬衰
之親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故以衆主人免
衆主人布帶決此衆主人爲齊衰大功之親不惟彼此殊
絕亦明與親者之文相妨且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之下
竝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緦麻之親皆在其
中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疎也鄭注下婦人云妻
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
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於齊衰
及於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以次主人
者是也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者沈氏彤云
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
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
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
杖明夫人與主婦皆奴者之妻注適妻即主婦也又鄭注
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子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
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

今案沈申鄭義皆是但謂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爲說大功以下則非耳又方氏苞云喪大記並舉主人主婦諸其常也此曰婦人該其變也蓋或奴者妻早亾則子婦不可以稱主婦是方意以此婦人中兼有子婦矣

親者在室

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此亦兼男子婦人言也謂之親者謂下在戶外堂下者言耳其實比于在牀東西者爲少疎也亦男子在東婦人在西吳氏紱云言在室則不必皆東西面盍亦有於北墉下南面者矣以室中狹隘又有弔總者入焉故也

注云賈疏云知親者謂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敖氏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沈氏彤云案下篇云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算則親者固專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敖據一端爲說非是若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蓋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不宜兼衆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故知鄭不兼言也今案沈說是也鄭云父兄姑姊妹子

姓本喪大記據彼云父兄子姓又云姑姊妹子姓則此注子姓兼男女言也父兄姑姊妹謂奻者之諸父諸兄及諸姑姊妹子姓則奻者之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凡屬齊衰大功者皆在其內賈疏據主人言誤詳訂疑又沈氏據文王世子以喪服之精麤爲序此確論也上篇俠牀謂斬衰者此節在室謂齊衰大功者下節戶外堂上下謂小功以下者經文敘次井然如此

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

眾婦人眾兄弟小功以下【疏】正義曰戶外堂上也案鄭注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云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故此哭位男子在堂下婦人在戶外也其堂上盛氏世佐云戶外室戶外先言婦人自內及外也其親疏同而所立有遠近者內外之辨也皆北面向尸也褚氏寅亮云親疏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在室者以東而分在堂者以上下分 注云小功以下則緦服亦統之矣沈氏彤謂此小功緦服婦人兄弟中各有同姓異姓是也或以左傳士踰月外姻至疑始奻哭位不得有異姓不知外姻是言其遠者若近姻則始奻亦卽來也上言婦人下不言男子言兄弟者古人通謂婚姻爲兄弟又喪服傳謂小功以下爲兄弟故以兄弟該之也

右尸在室主人以下哭位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㞒之事畢則下之

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入也言君使人弔使人襚之事李穆亭曰君使人弔襚不言若則是君於士喪皆必有是禮矣必徹帷者以主人在堂下使者致命於堂上不可以帷隔之也敖氏曰喪不迎賓惟於君及君使則迎之此不出外門者別於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吳氏廷華云見賓不哭爲其以君命來今案喪大記曰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注見人謂迎賓客據此經也北面如見君也 注云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者公食大夫禮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此禮之通例也云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者使者卽賓也喪事雖略於賓主之儀亦必先使人將命主人乃出迎也云寢門內門也者賈疏云大夫士唯有兩門以下云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故知此寢門內門也云徹帷㞒之事畢則下之者賈疏云謂褰帷而上非謂全徹去案㞒說文閉也襍記釋文引字林玉篇亦皆云閉也纂文云

古閤閤字是字書竝無褰帷之訓沈氏彤云居是帷之所以開閤者故閤之曰施其居開之則曰居之猶門闢之闢訓扃亦訓通其側一也段氏玉裁云士喪禮注曰徹帷居之事畢則下之襍記注曰既出則施其居鬼神尚幽闇也據此二注居有褰舉之義與東都賦袪黼帷同疑說文閉當作開一說居在開閉之閒故兼此二義今案段後一說略與沈同文選注云袪舉也廣雅釋詁云袪去也又云袪開也王氏疏證云莊子胠篋篇司馬彪注云從旁開為胠秋水篇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呂氏春秋重言篇君呿而不唫高誘司馬彪注竝云呿開也袪胠呿古通用袖口謂之袪義亦同也竊疑此居字與袪胠呿亦通曲禮暑無褰裳鄭注褰袪也是居有褰義又下君使人襚復云徹帷是事畢則下之有事又徹之也下小斂訖徹帷經復云帷堂此君使人弔襚徹帷後不更云帷堂則賈以居為褰帷而上非謂全徹去者確矣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

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疏】正義曰弔者入謂入寢門升自西階東面江氏筠云聘禮南面致命此不然者以其尸在室中弔主於夶者不容轉以身背之東面致命乃於生夶兩謆也主人進中庭褚氏

賓亮云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西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盛氏世佐云中庭東西節也其南北之節蓋三分庭一在北不在西方者以階君命故也江氏筠說同今案衲氏以爲東方之中庭者據賓東面言也盛氏江氏以中庭爲東西之中者據聘禮賓自碑內聽命碑在東西之中也此時賓升西階致命則中庭在東西之中亦得東西向之又聽命空近堂當中庭少北盛氏江氏之說是也　注云主人不升賤也者案喪大記曰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云拜于下則君受命時得升堂也大戴禮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賤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者此無正文鄭約襍記爲言襍記諸侯相弔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賈疏云彼據鄰國之君此君弔己國之士故不言寡也今案弔己國之士故亦不云君之喪而云子之喪也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

稽顙觸地成踊三者三

【疏】正義曰上言主人見賓不哭至是賓致命畢乃哭也拜稽顙者拜君弔之命也檀弓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鄭注隱痛也檀弓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此經云成踊即

有算之謂也方氏苞曰前此哭無停聲踊無算至是有君命以敬節哀然後成踊禮經釋例曰凡君使人弔禭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禭賵則拜而不踊又曰吉事之拜以稽首爲最重凶事之拜以拜稽顙成踊爲最重皆見君之禮拜稽顙成踊者即周禮九拜之振動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己意經義遂晦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次弟固井井也又周官九拜解曰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

注云稽顙頭觸地者禮記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是鄭所本也荀子曰至地曰稽顙案稽之言至也稽首稽顙同爲頭至地惟稽顙以顙觸地無容爲異耳說文顙頟也云咸踊三者三者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告殯云謂窆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孔疏毋踊三度爲一節婦是者三故云三者三又檀弓疏云跳躍

為踊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是也

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疏 正義曰外門大門也對寢門為外門凡迎送之禮迎于外門外者送亦于外門外此經迎于寢門外送於外門外又迎不拜而送拜皆喪禮異也此及上文但言主人不言衆主人者下記云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注云不二主故喪禮拜賓惟主人一人也以上是君使人弔之禮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 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 疏 正義曰襚以助斂說文襚衣死人也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此云君使人襚則於敵以下亦稱襚也禮別更端弔者襚不同時上君使人弔徹帷此又言徹帷則弔事畢卽下之也主人如初謂如上弔時出迎先入諸儀也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衺衣之上曰領裳之上曰要敖氏云此執衣如復則是衣裳具且簪裳於衣也蔡氏云襚衣多恐此衣或與彼裳混則簪裳於衣以成一稱空也入升致命亦如弔時也注云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者白虎通云賵襚何謂也賵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為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賵襚公羊傳衣被曰襚何注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穀

梁傳衣衾曰襚劉向說苑亦云衣衾曰襚衾卽被也蔡氏云大斂衣時衾亦在算則固有以被襚者矣云致命曰君使某襚者亦約襚記文賈疏云君襚雖在襲前襲與小斂俱不得用大斂乃用之吳氏廷華云大斂衣在外所以榮君賜也

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疏 正義曰主人拜如初拜君襚之命也云如初亦如上弔時拜稽顙成踊也襚者入衣尸此入謂入室衣尸者葢以襚衣覆于斂衾之上出主人拜送如初亦送于外門外也以上是君使人襚之禮

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

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

疏 正義曰此以下言因君使人弔襚出而見賓之儀也升降自西階自下下嚴本有階字唐石經徐從石經○禮綳解云初喪尸在室不可作違惟君命之召襚不可不出但既出而見賓之君在房則又無漠然竟入之理故因而拜

之敖氏云唯君命出小斂以前則然升降自西階自此至葬其禮然也於大夫云特拜見于上亦旅之也卽位于西階下此非正位因事而出乃在是耳主人卽位大夫室辭之謂不必以己故而留于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今案升降自西階者以阼階是主階不忍由之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是也有大夫則特拜之有者原是不定之辭但自此至入也皆言大夫賓之禮上命赴云有賓則拜之以賓是士故拜之而卽入此賓爲大夫是尊於己者故特拜之而少立于西階下東面皆以別於士蓋西階下本無位此卽位不過少立於此耳李氏如圭以不辭爲不致弔辭敖氏以不辭爲不辭主人使入玩經文語勢似敖義爲長王氏士讓曰不待大夫之辭而主人見人以尸旁不可久離故也此說得之又案喪大記曰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此經云唯君命出則是小斂以前大夫來弔不當斂亦不出也喪大記與此不合但經是周公所作井然不紊記是後人所述或有異聞學者於經傳異同之說遵經而舍傳毋以傳而疑經可矣

注云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者唯獨也獨君命出則其餘皆不出也所以然者以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經云遂拜賓者係因君命

出而拜之非爲拜賓出賈疏謂因事曰遂是也云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者下小斂後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特拜別於士旅拜也云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者是以阼階下是主人之位未忍在此故少立于西階下亦升降自西階之意也云不踊但哭拜而已者以下主人拜賓云卽位踊是拜而成踊此不踊則但哭拜而已與正拜賓異也云不辭而主人升入義已見上云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者若爲拜賓出則拜必成踊且待其辭而後入乃爲成禮今卽位而不踊又不待辭而卽入則不成禮矣以本不爲賓出故不必與賓成禮也以上是總言受君弔禭之時其見賓之儀如此非專爲君使人禭言之也

右君使人弔禭

親者禭不將命以卽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卽陳陳在房中疏正義曰自此至適房言親者及庶兄弟朋友致禭之事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者此親者兼齊衰大功而言以有同財之義故不將命亦不言主人拜也云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者上言親者在

室則可以直達故不須將命也云卽陳陳在房中者以下徹衣者執以適房故知陳在房中也經云以卽陳謂卽就房中所陳處陳之少儀曰親者兄弟不以襚進是也

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

庶兄弟卽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襚拜于位室中位也

疏正義曰喪大記云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孔疏大功以上襚之不將命自卽陳于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是此親戚之衣謂小功以下對上親者卽陳言之也　注云庶兄弟卽衆兄弟也者上經親者在室下卽言衆兄弟故知此次親者卽衆兄弟也云變衆言庶容同姓耳者庶疏遠之稱同姓謂袒免及絕服以外者大傳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絕矣是也容同姓者容庶中兼有疏遠之同姓也敖氏以庶兄弟中兼有外兄弟但上衆兄弟注謂小功以下則外兄弟已統之矣此庶兄弟哭位在堂下故致命于室亦容有不在哭位而襚者故均須使人將命于室也下記云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謂此時也云將命曰某使某襚者上某庶兄弟名下某所使人名云拜于位室中位也者謂室中牀東位也拜不稽顙別於君使人襚也又君襚以衣尸此委衣

於尸東牀上亦別於君襚也敖氏云辟君襚且不必其用之也張氏云委衣將命者委之也但致命北面委衣于尸東當西面李氏云下經曰西面委衣如於室禮則委衣西面是也

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

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親者襚不將命庶兄弟將命不親致朋友則親致之蓋親則禮略疎則禮隆聖人之意然爾今案此卽父黨無容之義也主人拜亦拜于位不稽顙也敖氏云旣小斂拜襚者則稽顙此惟拜而已者以其與君襚同節空遠辟之是也張氏爾岐云委衣如初如其于尸東牀上委之者朋友也今案下記云襚者委衣于牀不坐　注云親以進親之恩也者謂朋友相親之恩意也云退下堂反賓位也者賓位詳有賓則拜之下此退謂朋友襚者退也云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者上君襚時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此徒哭不踊是示別也敖氏以退哭不踊為兼庶兄弟及朋友襚而言褚氏寅亮云朋友親襚故注以反賓位釋退字敖氏兼庶兄弟使者退言似混今案褚氏之說是也

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

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

疏正義曰上文君襚時襚者

左執領右執要此徹衣者執衣亦如之但云如襚則是凡襚者皆左執領右執要也親者以下不言者省文襚記亦曰襚者左執領右執要以適房當以陳也　注云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者盛氏世佐云凡者凡君及庶兄弟朋友之襚也親者襚以即陳則不須徹矣方氏苞云君襚不徹襲與小斂後仍以覆衾直至大斂然後以覆於外而包庶襚耳今案下經陳襲事于房中及小斂陳衣于房皆不言君襚似方說爲然親者襚以即陳不須徹是此徹衣專指上委于牀之衣也庶兄弟及朋友人甚衆恐襚多牀不足容故凡於襚者出即令有司徹之

右親者庶兄弟朋友襚

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亾無也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爲柩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

疏 正義曰自此至階上言爲銘之事○書銘于末銘當作名

注大夫士之所建也嚴本脫士字據周禮司常云大夫士

建物當有士字故以其旗識識之嚴本脫以字據檀弓原
文當有又檀弓識字不重嚴本重識字集釋各本同釋文
云上音試下音式注疏本作下音志又周禮小祝注引檀
弓亦重識字釋文識識竝傷志反一讀下識如字是鄭所
見本與今異也今案上識字當作幟解識古幟字漢書王
犿傳旌旗表識師古注識讀與幟同是也漢時多以旗幟
連言高祖紀旗幟皆赤旗幟郎徽幟也下識字音式則當
作知識解謂以其旗幟知之也若音志則當作識記解謂
以其旗幟記之本也二義竝通無旗嚴本旗作旌集釋同戴
校云今注疏本訛作旗今案無旗謂無旗物也似當作旗
仼棺爲柩今禮記原文爲作日○銘所以表柩也周禮司
常曰大褰共銘旌褰服小記日復與書銘自天子達子士
其辭一也則銘天子至士皆有之爲銘各以其物是汔言
爲銘之制如此各以其物謂各以生時所建之旗也司常
日掌尢旗之物名又日贊司馬須旗物郎此經所謂物也
亾謂無其物無物則以繙長半幅極末長終幅廣三寸爲
之繙黑色極赤色言極末則上繙下極也說文極赤色也
从赤至聲又云極或从貞作頳是極爲正字也廣三寸謂
繙極皆廣三寸也書銘于末謂書名於極也此銘當作名
詳下曰某氏某之柩上某爲亾者姓氏下某亾者名褰服

小記曰復與書銘男子稱名敖氏云銘書其名者以卒哭
乃諱故也　注云銘明旌也者檀弓文彼注云神明之精
云褋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司常曰褋帛爲物又曰
大夫士建物是鄭所本也案鄭引褋帛爲物非釋經物字
以爲銘用生時所建之旗而褋帛爲物係士生時所建故
引以明之也賈疏以鄭此注爲釋經物字則於經各字義
難通故多曲説後人并以此皆鄭誤矣詳訂疑云以从者
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者亦檀弓文
下又曰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鄭彼注解愛之敬之二句謂
亟與奠此又以解明旌者書銘亦是愛之斯錄之之事義
得兩通故鄭兩解之也但此注止引愛之一句檀弓疏謂
鄭士喪禮注引愛之敬之二事以解明旌似誤云亾無也
者亾無古通此經亾爲有無之義以無釋之則易曉也云
無旗不命之士也者以此篇是士禮無旗則是爲不命之
士言也近儒疑無旗爲庶人非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
賈疏以布幅二尺二寸兩邊各去一寸爲二尺故半幅一
尺終幅二尺合之則三尺也但此疏以布言之小祝司常
疏又以爲用緇與此異云在棺曰柩禮記曲禮問喪二篇
皆有此文云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者胡氏承珙云段
氏玉裁曰周禮小祝故書作銘今書或作名祭統銘者自

名也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故說文於金部不錄銘字從周禮今書禮經今文也鄭君注經乃釋銘爲刻呂忱乃云銘題勒也不用許說承珙案小祝設熬置銘司農注引士喪禮爲名各以其物及取名置于重據釋文云爲名音銘下取名同是司農引儀禮皆從今文作名杜子春引檀弓曰銘明旌也則字文作銘段氏以說文不錄銘字謂不必加金旁義固可通然銘字經典多有荀子禮論篇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是銘字不獨漢碑始有故鄭君定其從古文惟書銘于末司農注小祝引作名鄭君注司常亦引士喪禮書名于末此蓋經字本作名淺人因注有今文銘皆爲名之語遂改經書名于末名字亦作銘不知鄭云皆者皆下文祝取銘置于重之類耳既夕禮疏云今文銘皆作名者此銘及下陳明器云取銘置于茵二者皆名賈於此中明皆義而於士喪禮銘皆爲名不言皆字何指末爲旆者爾雅繼旐曰旆郭注帛續旐末爲燕尾者釋名云旆以帛繼旐末也說文旆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是旆末旐末之垂者引申爲凡垂之稱小雅出車傳曰旆旆垂旒貌又引申之凡垂末者亦謂之旆此銘旌之末如旗旐之末故今文得假旆爲末鄭用其正字故從古文○賈疏引禮緯云天子之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但奴以尺

易例故下云竹杠長三尺司常疏引禮緯同小祝疏引作天子旌旗之杠九例諸侯七例大夫五例士三例文小異附載於此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杠銘橦也宇梠也

疏 正義曰敖氏據小祝注引無宇字遂以宇為衍文今案小祝疏云置于西階上屋宇下則是注本有宇字而傳寫脫耳○杠銘之竿也以竹為之 注云杠銘橦也後漢書馬融傳章懷注橦旗之竿是也吳氏紱云緇半幅赬終幅合之長三尺竹杠長三尺稱之也古尺當今尺六寸有奇但取記姓名識別耳非如後世為觀美也賈疏云此始造銘訖且置于宇下西階上待為重訖以此銘置于重又下文卒塗始置于肂若然此時未用權置于此云宇梠也者賈疏云爾雅檐謂之楄郭云屋梠今案說文楣字下云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梠卽檐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是宇與梠皆檐之名故鄭云宇梠也說文宇屋邊也宇本屋邊之名以榱在屋之邊故又名為宇李氏如圭集釋云屋之邊垂謂之宇宇西階上宇之下西階之上也敖氏云置臥而縮置之今案敖說非也廣雅釋詁置立也謂立于西階之上其上當字詩八月在宇亦謂上當宇也銘所以必置于西階上者以銘所以表柩柩在西階上故也此時尸未斂於柩蓋須書以

以表之

右爲銘

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

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垼塊竈西牆中庭之西今文鄉爲面【疏】正義曰自此至西序下南上皆言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甸人掘坎以下言沐浴飯含之具陳于階下者陳襲事以下言襲衣物陳于房中者具三以下言沐浴飯含之具陳于序下者凡三節○坎以埋沐浴餘潘及巾柶等物垼以煮潘水坎甸人掘之垼亦以甸人爲之坎制詳下記階閒東西兩階之閒也少西則垼三分階閒一在西與垼說文作坄云陶竈窗也有窗故有鄉言西牆下則遇近西牆故東鄉也牆亦謂之壂特牲記饎爨在西壂注西壂西牆下是也　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周禮序官甸師下有徒三百人　其職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曰共野果蓏之薦是共主田野之事也先大父儀禮釋官云甸人公臣見公食大夫禮士無地不得有掌田野之人疏非是周禮宰夫職曰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

之職職喪曰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古者臣有喪事公家使人治之以喪事帚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故也特牲士祭亦有公有司此與下管人夏祝商祝周祝家人卜人之屬蓋告公家之臣求治喪事者也又案喪大記曰甸人爲垼于西牆下人君禮亦同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與亨爨聯職故使爲垼也喪大記又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云從塊竈者下記云垼用塊注塊堛也說文堛凷也塊俗凷字是此竈以土塊爲之與常竈異也異氏敘云沐浴之潘亦必致其潔不敢以生人飲食之爨褻之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蓋不爲垼而浴水自爨室來故記者譏其簡略耳云西牆中庭之西也者李氏如圭云中庭庭南北之中也蓋堂之前爲庭庭之東西有牆此垼在西牆下而當庭南北之中故云中庭之西也云今文鄉爲面者胡氏承珙云說文偭鄉也段氏玉裁曰鄉今人所用之向字也漢人無作向者少儀尊壼者面其鼻注云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案許所據少儀作偭說與鄭同承珙案鄭注周禮撣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考工記匠人面朝後市禮記玉藻惟君面尊皆云面猶鄉也惟言人則曰面言物可曰鄉故此從古文

新盆槃瓶廢敦重

鬲皆濯造于西階下

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以承渜濯瓶以汲水也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濯滌溉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

【疏】正義曰槃以承渜濯各本無以字盧校據疏補○此經言盆槃瓶廢敦重鬲皆以新器濯之使潔陳于西階下俟用

注云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者此五種皆用瓦何質也必新之以送死事重不敢用常褻器也云盆以盛水者廣雅釋器盎謂之盆王氏疏證云爾雅盎謂之缶郭注盆也顏師古注急就篇云缶盆盎一類耳缶即盎也大腹而斂口盆則斂底而寬上考工記陶人為盆實二觳厚半寸脣寸案盆陶人為之是瓦器也下經祝淅米于堂用盆是盆以盛水淅米也云槃以承渜濯者下經云渜濯棄于坎注云沐浴餘潘水是也槃承餘潘是置於尸沐下承之說文槃承槃也從木般聲是槃為承水器又云鎜古文從金盤籀文從皿是槃當以木實金為之此注云瓦者據喪大記士併瓦盤故知用瓦也喪大記又云沐用瓦槃似瓦槃有大小經所陳雖未言其數當不止一槃耳下云上有沐用夷槃鄭注周禮及喪大記俱以渜之大槃釋夷槃云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據此則夷槃有朱飾當用木與金為之與瓦異

餘詳下經云瓶以汲水也者說文缾罋也罋汲缾也缾或从瓦作瓶是瓶爲汲水器也云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者下經云黍稷用瓦敦是敦爲瓦器也又云敦啟會面足則敦有足矣但彼敦以盛黍稷此敦以盛飯含之米二者異故彼敦有足此敦無足賈疏云凡物無足稱廢士虞禮主人洗廢爵注爵無足是也餘詳少牢禮云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二者案考工記陶人爲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鄭注觳受斗二升說文同則鬲容六斗也說文又云鬲或从瓦作䰙是鬲瓦器也喪大記曰陶人出重鬲下經煮潘用鬲又以飯尸之餘米用鬲煮爲鬻縣于重故名重鬲或曰鬲用二故云重重鬲二鬲也云濯滌溉也者溉當从手作摡士昏禮曰某之子未得濯摡于祭祀說文摡滌也是濯爲滌洗使潔也云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者案造至也係常訓鄭注周禮司門及大司寇同儀禮凡陳器物多言饌鄭注士冠禮饌陳也是也此造亦爲陳故云猶饌也但不云饌而云造者以喪事匆遽有造次之義故云造也蔡氏德晉云言造者濯於他處乃以造於此也義亦通

右沐浴飯含之具陳於階下者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

襲事謂衣服也綪讀爲䋫䋫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䋫不屈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䋫古文綪皆爲精・

疏 正義曰此以下皆陳襲尸之具故云襲事賈疏云按下小斂大斂先陳先用後陳後用依次第而陳此襲事以其初死先成先陳後成後陳喪事遞備之而已故不依次也案西領者衣領向西也敖氏謂尸在室故西領王氏士讓云案冠禮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此西領南上吉凶相變王氏說是也　注云襲事謂衣服也者西領故指衣服言之但下文所陳不止衣服舉其大者言也喪大記曰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給紵不入鄭注不詘謂舒而不卷也不入孔疏不入陳之也皆此陳襲衣服之事云綪讀爲䋫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䋫者案說文綪赤繒也綪之本義不訓屈故鄭讀爲䋫以明之說文䋫紆未縈繩紆詘也一曰縈也縈收卷也段氏玉裁云卷居轉切各本作𢍏非也今案紆訓爲詘詘與屈通說文以紆未縈繩解䋫字是訓䋫爲屈也未縈繩即未屈收卷之繩凡收卷繩索必屈之故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䋫鄭引當時語以證䋫之爲屈義與許同也江沔之閒謂江水

北沔水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孔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南東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沔水卽漢水一水三名也下經小斂大斂皆云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此云不綪故鄭云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對小斂大斂言之也陸氏隴其云凡陳物少一行可訖者只須言南上北上不須言綪不綪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者則必言綪不綪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仍自南至北則謂之不綪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取便卽從北至南則是綪蔡氏德晉云陳設諸物首行從前至後陳之不能盡次行卽接續前行從後至前陳之如物之屈而復轉也不綪者每行更端別起皆從前至後不復與前行相接續也今案此二說釋經綪屈義最分明云古文綪皆爲精者胡氏承珙云今文作綪者綪從糸爭於紫屈之義爲近故鄭於經從今文作綪而注則讀爲綪以明其義禮記亦今文故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字亦作綪注云綪屈也不讀爲綪者以綪結連文屈義易明也綪皆爲精皆者皆下文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也惠氏棟云說文綪讀若旌案孟郁脩堯廟碑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綪爲側庚反非也

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爲圭潔也【疏】正義曰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明衣爲平日齊

居之服也古者有疾則齊故褻時近體者此衣裳言明者取明潔之義其制詳下記用布謂用帷冪之布亦見下記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者下文浴訖卽設明衣裳又云明衣不在算故知是親身之衣圭亦潔也詳士虞記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　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　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

疏正義曰玉篇云髺胡括古活二切鬠同髺又云髻居濟切髺同髻是玉篇以髺鬠爲一字髻鬠爲一字說文有髻無鬠有髺無髻髺作鬠云絜髮也髺結也段氏玉裁云鬠卽髻字之異者絜髮束髮也髺結者旣髺之髻也然則束之爲髺髻之爲鬠鬠與髻亦一矣餘詳鬠用組下盛氏世佐云鬠笄者鬠訖所加之笄也必連鬠言之者以別於固冠之笄耳　蔡氏德晉云生時固髮之笄用骨爲之今用桑變於生也　注云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者以桑喪聲同喪事用桑是取其名也公羊傳虞主用桑何注桑猶喪也用桑者取其名義與此同襍記喪祭批以桑畢用桑亦此義也云長四寸不冠故也者賈疏云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卽此笄是也一是爲冠笄皮弁爵弁之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笄皆長不唯四寸而已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以其男子

不冠冠則笄長矣此注及下注知从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喪髻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笄今从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徐氏乾學云古人之襲斂全體包裹其內加冠則勢有所難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爲容飾也又辨家語之僞云案襲衣之制士三稱大夫五稱孔子卽行大夫禮亦止於五稱豈有用十一稱之禮況古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旣加冒則無所用冠也此云章甫之冠亦不可信足知家語非古也吳氏紱云襲不以冠者有掩以裹其首則無所用冠若有冠則不便於小斂大斂之縱橫收束也呂氏坤乃謂不冠非待从之禮未之思耳今案荀子禮論云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是可證从者不冠也不笄謂無固冠之笄楊倞注據此經笄用桑以从不爲或後世略也誤矣云纚笄之中央以安髮者賈疏謂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案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纋若纋是兩頭闊中央狹則樓義與牢同鄭何以疊今文而不從也又案說文云優饒也不出纚字纚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也中央闊則笄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說非注義又

云玉篇云纏髮之中央髮也乃摘鄭注而失其意廣韻云笄巾則中又傳寫爲巾二書皆可信而其誤有如此者今案沈說是也

布衣環幅不鑿

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

【疏】正義曰布巾爲飯而設以覆尸面用布爲之注云環幅廣袤等也者謂巾之制正方也几布幅廣二尺二寸廣袤等則方矣劉氏績三禮圖以爲方二尺二寸是也云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者以經云不鑿則禮固有鑿之者矣故知大夫以上鑿巾以含也知士之子親含者以下經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是親含也襍記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孔疏飯含也大夫以上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惛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自含其親不得惛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故爲失禮也是鑿巾嫌有惡也但此注云上親含反其巾彼注云發其巾似不同者沈氏彤云二義當兼用鑿發其巾而反之也云古文環作還者惠氏棟云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

三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胡氏承珙云環幅者周一幅也昭十六年左傳環而塹之注云環周也今案還與環義雖通但作環易曉故鄭從今文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

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

疏 正義曰掩亦所以代冠惟有掩故不用冠也練帛熟帛經不言色蓋用素帛郎考工記㡛氏所謂湅帛也說文練湅繒也是練爲已湅之帛以練帛爲掩取其軟也荀子所謂設掩面郎此然掩以代冠自覆頭非覆面也廣終幅據聘禮疏引鄭志趙商問咫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答曰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三尺則二尺四寸矣是終幅爲二尺四寸此掩蓋廣二尺四寸而長五尺也 注云掩裹首也者謂以掩裹頭非連首全裹之也說文掩斂也小上曰掩釋名綃頭齊人謂之幓言斂髮使上從也方言幓幧頭也吳氏紱云下言幎目則掩自頟以上可知其說是也後世生人幧頭之制亦以帛爲之有似于掩故名爲幓然禮經自作掩掩是後代字吳氏廷華謂掩當作幓非矣後周之幞頭宋人之幅巾蓋亦以帛裹頭者書儀家禮襲用幅巾其倣古者掩之遺象歟云析其末爲將結於頤

下又還結於項中者蓋即以掩前後兩端之末各析爲二條以爲繫後二條向前結於頤下前二條向後結於項中不別用組繫也云將者此時但陳之而已未結也下經商祝掩瑱設幎目乃結之故云將餘詳下

瑱用白纊瑱充耳纊新緜

疏正義曰注云瑱充耳者淇奧詩曰充耳琇瑩毛傳充耳謂之瑱是也亦名塞耳君子偕老詩曰玉之瑱也毛傳瑱塞耳也下記云瑱塞耳注云塞充窒是充耳塞耳義一也云纊新緜者詳下記屬纊以俟絕氣下士生時當用象爲瑱又別有紞以懸之著詩曰充耳以素乎而毛傳素象瑱此詩首章毛以爲士之服故知生時當用象爲瑱今不用象而用白纊爲瑱又無紞懸異於生也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幎目覆面者也幎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爲可結也古文幎爲涓

疏正義曰荀子云設儇目儇目即幎目也方尺二寸廣袤皆尺二寸也言經裏則緇其表矣　注云幎目覆面者也者說文幎幔也周禮有幎人今周禮作冪鄭注周禮云以巾覆物曰冪此幎目雖以目爲名亦兼覆面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乃爲幎以冒面而歛是也云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者胡氏承珙云讀幎若縈祗是比方其音幎之

義爲覆賈疏謂似葛蒕之縈非也云經赤也者爾雅再染謂之赬鄭云赤係大槪言之其實赬是淺赤也云著充之以絮也者謂以絮充入緇表赬裏之中云組可結也者賈疏云四角有繫於後結之組繫以組爲繫也云古文幎爲涓者古从冥从目之字以聲近每多通借如蝒或作蠉猖亦作猥荀子作儇蓋與古文作涓相近鄭以幎爲正字故從今文

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牢爲纋旁爲方【疏】正義曰盛氏世佐謂握手所以韜手兩手各一方氏苞謂長尺二寸廣五寸乃以一面言其制左合二面如囊是也但盛氏解牢中旁寸謂狹其中爲四寸以安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而其旁一寸以安大指方氏謂削約握之前半旁各一寸則皆未合至郝氏敬謂握手縫帛如筩韜尸兩手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兩手交貫於牢萬氏斯大說亦略同沈氏彤儀禮小疏辨之曰郝氏因牢讀爲樓無他證又誤解下經設決麗于擘爲左決連右擘右決連左擘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不旁坐者蓋象其始生時亦便於斂若兩手交疊則於斂不便其云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解亦未洽

蓋握手之制自賈疏已誤後世解者雖多不得其旨今案握手用玄纁裏據下記云裏親膚則玄在外矣長尺二寸謂從指指至臂長尺二寸也凡言衣袂及手之長短皆自肩臂至指掌言之未有橫計之者下記云設握結于擊則自從指至擊蓋尺二寸也廣五寸乃言其寬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其制用兩面逢合如囊則以玄爲表每面各用玄長尺二寸廣五寸以纁爲裏亦每面各用纁長尺二寸廣五寸而縫合其兩旁及下端留上端不縫以手貫入也牢中旁寸者謂削約握上下之中兩旁共一寸則廣四寸矣所以必削握之中央者以握之中央正當指掌之上臂之下爲手之狹處故必削約之而握與手乃固注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是也著亦謂以絮充入玄表纁裏之中組繫亦以爲結注不言者已詳上也前陳明衣裳及飯含之巾言用布掩言用帛此及幎目不言者蓋亦用帛爲之蒙掩而省也掩及幎目以裏首握手以裏手也　注云牢讀爲樓校勘記謂樓字當從手作摟胡氏承珙云牢讀爲樓者聲之轉高誘注淮南牢籠天地云牢讀屋霤是其例爾雅陝而修曲曰樓此謂削約握之中央正與陝而修曲義近似不必改樓爲摟也今案嚴本作樓各本亦皆作樓惠氏棟云古音牢樓同從樓爲是今文樓爲纋各本作樓集

禮樓作牢校勘記云鄭旣讀牢爲樓因曰今文樓爲緌少牢上佐食以綏祭注云綏或爲挼挼讀爲墮古文墮爲肵與此同側緌字義詳上此握中央狹兩頭闊與緌義殊故鄭從古文作牢而讀爲樓以明其義也𣃔爲方者段氏玉裁云凡儀禮古文作𣃔今文作方凡尙書古文作方今文作𣃔是方𣃔本通胡氏承珙云鄭意今文作方疑於其方一寸故從古文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

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旣佽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从用纊又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爲玉今文檡爲澤世俗謂王棘砥鼠

（疏）正義曰決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生時用象骨爲之詳鄉射大射二篇注此用木異於生也用正王棘若檡棘言王棘及檡棘之善者皆可用賈疏謂料用其一不謂兼用是也組繫將以結於擘者極卽沓也亦著於右手指以利放弦纊極謂以纊爲極也言二當著於右食指將指　注云決猶闓也者闓開也大射注云決猶闓也所以鉤弦而闓之是決以闓弦卽謂決爲闓也云挾弓以橫執弦者言未射之時亦以決執弦大射儀云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注方持弦矢曰挾是也

詩云決拾既佽車攻篇文鄭箋佽謂手指相次比也此引
以證射時用決之意云正善也者鄭訓正爲善與士冠禮
注同正乘王棘與檡棘故云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
可以爲決也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者
著極以利放弦因即謂極爲放也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
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
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是也沈
氏彤云案說文云揩縫指揩也一曰韜也大射儀注云極
所以韜指是沓與揩同沓指即韜指也說文云挈縣持也
釋文云挈劉本作契大射儀注云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
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是挈當爲契但二字亦通用云生者
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者言此以別於
生也陳氏祥道云生者以朱韋所以致飾死者以纊所以
復質敖氏謂士生時亦用二褚氏寅亮云生時用極皆三
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用也敖說非云古文王爲玉
今文釋爲澤者胡氏承珙云周禮九嬪贊玉齍注故書玉
爲王杜子春讀爲玉小篆玉與王皆三畫惟王三畫勻玉
中畫近上不勻故古書每多相溷凡物之大者或有王名
如爾雅蟒王蛇之類周禮獻人注亦云王鮪鮪之大者故
從今文作王檡爲澤者玉篇云檡梬棗也梬棗似柹而小

是擇爲正字故鄭從古文云世俗謂王棘𥐻鼠者沈氏彤云玉篇云𥐻礎也礎落也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惠氏棟云王棘𥐻鼠言王棘可以𥐻鼠也𥐻古磔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主𥐻死于杜張守節云𥐻音貯格反司馬貞曰𥐻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鼠見張湯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𥐻鼠劉昌宗音𥐻爲托皆失之○凡射時著于手者有三一曰決著于右巨指車攻詩曰決拾既佽毛傳決鉤弦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增弋抉拾鄭司農云抉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儀禮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是射者皆以象骨爲決無貴賤之異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注云決猶闓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是从者所用也鄭注繕人云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歟孔穎達詩疏申之曰以士用棘故推以上二用骨諸侯亦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用象今案鄉射大射二篇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亦不云士不用象骨也則周禮注始未定之說歟說文亦云決以象骨爲之段氏玉

裁說文注云決即今人之扳指也士喪禮用棘施諸从者疑生者用象若骨其說是也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儀禮作決周禮作抉禮記內則作玦一曰極著右食指將指無名指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朱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纊極二注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从用纊又二明不用也賈疏云大射朱極三是爲君設鄭引以證士禮則尊卑生時俱三皆用朱韋从者尊卑同二用纊也極又名韘又名沓芄蘭詩曰童子佩韘鄭箋云韘之言沓所以軀沓手指孔疏云右手指著沓是也但毛傳以韘爲玦說文亦云韘射決也段氏玉裁云鄭以禮經之極釋韘意以韘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許說從毛也以字从韋論之鄭爲長矣禮經釋例亦云韘字从韋鄭義似長陳氏禮書亦取鄭氏此皆著于右手者也一曰拾著于左臂拾亦名遂又名捍又名韝一物四名車攻傳云拾遂也繕人注鄭司農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說拾謂韝扞也後鄭云韝扞著左臂裹以皮爲之鄉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斂膚斂衣也大射儀

注云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鄭注鄉射禮但云以韋爲之注大射云朱韋者葢以大射極用朱韋故謂遂亦用朱韋歟戴氏震云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鄭注拾謂射韝內則右佩玦捍鄭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韝射臂衣也此其著于左手者也廣雅拾捍韝韘也王氏疏證云拾捍韝爲一物韘爲一物廣雅以拾捍韝韘爲一物失之矣

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

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疏】正義曰襍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釋名云以囊韜其形曰冒覆其形使勿惡也案冒是總名分之有質有殺劉氏積曰冒上身者方正故曰質冒下身者漸狹故曰殺與手齊掩足準奺者身而爲之初無寸量也今案喪大記云殺三尺劉葢不以爲然以冒所以揜形必自首至足盡揜之人之長短不齊故經於質不言尺殺亦不言尺意葢信經不信記也○注引喪大記云大夫

玄冒黻殺張氏淳儀禮識誤云監杭本黼作黻巾箱嚴本
之爲黼其以禮記喪大記之文乎禮器曰君黼大夫黻喪
大記之文益誤也從監杭本載校集釋據識誤改黻字宜
從之　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者以爲囊方便韜尸但其
制當爲兩囊鄭注喪大記云冒者既韜所以韜尸重形也
孔疏云冒有質殺作兩囊是也云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
者質正係常訓以殺義易明質義難明故以正釋之言其
制正直也云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
齊手者此時特陳之未用故云其用之也用必先韜足而
上後韜首而下者以殺狹而質寬先用殺韜之而後韜質
乃可綴合也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者係大概言之也其
實六入爲玄七入爲緇緇是深玄再染爲䞓三染爲纁䞓
是淺纁也引喪大記者證冒有尊卑之差且以證士緇質
䞓殺與此經合也君以錦爲質黼爲殺大夫以玄爲質黼
爲殺士以緇爲質䞓爲殺記不云質而云冒者以冒是大
名故代質言之下云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則固質殺
分矣綴旁之義孔疏謂毋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
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張氏
惠言儀禮圖云據鄭云殺韜足而上質韜首而下則質殺
皆縫合兩邊如囊若如孔言則自旁韜之矣然則賈說爲

合綴云旁者就身中分之兩旁各七若[illegible]也今案張駁孔疏誠是但賈疏亦不分明賈氏云[illegible]鈕而又云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則以何者[illegible]綴之使連乎聶氏崇義云質與殺相接之處以線綴之使相連如聶說則必既韜而後以線縫之於情事亦不合且若七若五若三寸以分益綴旁之義當之仍依孔疏用帶結但不於一邊綴之而於身之兩旁質與殺相接之處綴之使合兩旁各用七帶五帶三帶以爲差如張氏所云是也

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疏正義曰注云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者各本無所衣二字釋文有惠氏棟云有者是疏蓋之脫也今據補云純衣者纁裳者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則所陳有裳因經未言裳故注補之此所陳止衣裳無冠而經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故以襍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鄭注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是也云死者不冠義詳前純衣纁裳詳士冠禮

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疏正義曰此云皮弁服亦以冠名服也注白布衣素裳詳士冠禮

褖衣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

不禪謂之一稱古文褖爲緣

【疏】正義曰褖黑色釋名褖衣褖然黑色也褖亦作稅玉藻士褖衣褖或作稅襍記喪大記作稅衣釋文音俱與褖同是褖爲正字稅爲假俗字也此經褖衣即玄端服鄭注襍記云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是也沈氏彤云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端此易褖衣者褖衣連衣裳黑而非玄與生時相變又以明爵弁皮弁二服亦箸裳於衣也盇衣裳連則便於襲斂王氏士讓云此三服者士冠三加之服也得正而斃服是服而安矣

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者謂下本有之注疏本誤删黑衣裳以赤緣之禮服無其文此注始指士昏禮女純衣纁袡言也彼注云純衣玄以纁緣其邊是以赤緣之也周禮內司服亦服褖衣爲下士妻服之褖衣本婦人之服褖衣黑此襲時所陳之衣亦黑又婦人之服連衣裳此褖衣亦連衣裳故以褖名之鄭即以婦人之服解之也褖衣所以必連衣裳者褖衣以表袍袍本連衣裳也襍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曾子譏其纁袡爲襲婦服則此褖衣不用赤緣矣纁袡係婦人始嫁之服平日服褖衣亦不用纁袡男子以襍名衣唯見此經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褖衣黑盇謂此也云禒之言緣也者家此緣與上赤緣之緣異上緣謂緣邊此緣作飾字解盇俗必以緣

衣表之是緣衣爲袍飾故云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引喪大記者證褖衣表袍之義但今本喪大記作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引先云衣必有裳者欲以見爵弁皮弁褖衣裳三者皆連衣裳故爲一稱下云乃襲三稱卽謂此三服也袍必有表不禪者彼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子羔之繭衣裳與稅衣爲一亦是以稅衣表袍彼注云繭衣裳若今大襺也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是也云古文褖爲緣者周禮內司服褖衣經本作緣衣鄭注云襍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又云緣字之誤故於此經從今文作褖也段氏周禮漢讀考因詩緣衣孔疏謂內司服作緣衣遂謂今本作緣衣承石經之誤胡氏儀禮古今文疏義同今案內司服若作緣衣明言其色先後鄭注何以無一言及之且陸氏釋文亦作緣云或作褖同吐亂反則鄭本是作緣不作緣或孔所據本誤耳

緇帶黑繒之帶【疏】正義曰緇帶詳士冠禮此襲時三服共一帶也襍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注此謂襲尸之大帶士以朱褖二采與此異者彼疏謂天子之士也

韎韐一命縕韍【疏】正義曰韎韐詳士冠禮一命縕韍玉藻文彼注云縕赤黃

之閒色所謂韎也是緼韍卽韎韐矣而云緼韍者凡冕服謂之韍以其一命之中兼有子男之大夫服冕助祭又士之韎韐無飾大夫則飾以山故變言緼韍儀禮陳士服仍名韎韐也士冠禮爵弁服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此則三服共一韎韐而已

竹笏

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璆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今文笏作忽

【疏】正義曰注云笏所以書思對命者書思對命玉藻文彼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釋名云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此笏以竹爲之鄭引玉藻諸文證天子以下笏所用物及尺寸制度之異幷以證士之笏用竹也云士以竹本象可也者今本玉藻無以字彼注云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竝用純物也孔疏云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云今文笏作忽者惠氏棟云說文無笏字古笏字本作曶鄭氏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帔帶搢曶說文曰曶出氣詞也从曰象氣

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曶說文又云曶籀文作曶一曰佩也孫形曶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胡氏承珙云案笏字玉篇始有引字書云珽也呼骨切徐鉉注說文尚知此字爲後人所加益鄭本儀禮古文作曶今文假忽爲之後人一畫改經注之曶作笏耳今案說文曶籀文作曶是曶曶本一字段氏注云不得謂古笏可从口不可从日是也故鄭氏尚書穆天子傳皆作曶胡氏謂儀禮古本作曶不無拘泥耳

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繶絇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

【疏】正義曰戴校集釋以繶下絇字爲衍文與張說同今案唐石經有絇字各家據釋文及屨人注引無絇字以爲衍文然先鄭屨人注引此經冬白屨作冬皮屨或先鄭所見本與後鄭異○後鄭屨人注云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又云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則有繶純必有絇下云綦結于跗連絇可證也又後鄭屨人注云繶絇繶純同色盛氏世佐云案皆皆冬夏也皮葛雖異其制則同言緇於繶與絇純之閒明此三者皆緇也敖氏云踵屨後也以其當足踵之處故因以名之以

綦繫於此欲其斂也及著之乃繫于跗韠用爵弁之韠屨用皮弁之屨以二服尊也今案釋名云足後曰跟又謂之踵此時特陳之耳尚未著于尸也則組綦繫于踵自是繫于屨後下結于跗乃向前結之赦說可從

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者案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皮屨經言夏葛屨則冬之為皮屨可知故變言白以見夏亦用白也云此皮弁之屨者以此所陳係皮弁服之屨亦三服共一屨也引士冠禮者證此經言白屨繶純正是皮弁之屨素積白屨至純博寸俱士冠禮文詳士冠禮云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者鄭以經言組綦綦是屨係之名用組為之廣雅釋器云韠屨其紟謂之綦王氏疏證云屨系謂之紟紟綦一聲之轉是也組綦以繫屨有拘止之義故云所以拘止屨也禮記內則屨著綦鄭注亦云綦屨繫也係系繫三字同孔疏云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是也孔又釋綦為絇據下云綦結于跗連絇則綦與絇別矣云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弁師注云綦讀如薄俗綦之綦綦結也案說文綪下云一曰不俗綪即此所云蔪俗綦也薄不聲之轉綦即縛之或體褻服傳注云繩菲今時不俗也不俗為草屨其系名綦葛屨皮屨之系亦通名綦弁師之綦為皮弁貫玉之結故以屨系

之綦明之此組綦本爲屨系故又以絆馬之綦明之耳今案廣雅釋器云縶纇絆也詩白駒縶之維之傳云縶絆也有客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箋亦云縶絆也說文纇絆前兩足也是馬絆之綦以絆馬足屨係之綦以拘止屨義近故鄭讀從之

庶襚繼陳不用

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也 疏 正義曰庶襚郎上親者及庶兄弟朋友之襚也親者郎陳於房其餘徹衣者執以適房是庶襚本在房中故繼陳之但襲不用耳注云庶衆也者庶襚對君襚言也云不用襲也者言不用以襲也賈疏云至小斂則用之唯君襚至大斂乃用也云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者褻服小記云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彼注云多陳之以多爲榮此注多陳之少納之語葢本於彼

右襲事所用衣物陳於房中者

貝三實于笄

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 疏 正義曰此陳貝以俟飯用也實于笄者以笄盛之也檀弓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襍記曰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注此葢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

含用玉鄭蓋謂大夫以上不合用貝耳其士飯三貝固與
此經合矣案周禮大宰大喪贊含玉鄭注含玉死者口實
天子以玉襍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
含以璧玉府大喪共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鄭注飯
玉碎玉以襍米也含玉柱左右齻及在口中者是天子飯
含用玉也又案傳注言飯含者甚多與周禮多不合文五
年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何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
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
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
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禮緯稽
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
以珠含以貝白虎通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
其口故含用珠實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
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孔氏廣森云如禮文明飯
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
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襍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
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至大夫皆用
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所說也今案飯含對文異
散亦遂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是飯與含殊襍記鑿巾以
飯上經布巾環幅不鑿鄭注亦以含言之則士飯含不殊

或與大夫以上異如孔氏所云矣　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者案爾雅舍人注云貝水中蟲也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大車之渠白虎通江出大貝是貝爲水物出於江也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詩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漢書食貨志王莽貝有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之名是古者以爲貨也笄竹器詳士昏禮

稻米一豆實于筐　豆四升　疏　正義曰此陳稻米以俟淅用也楊氏復云此米凡三用祝淅米取潘以沐一也祝受宰米并貝以含二也祝以米之餘煑爲鬻用二鬲懸于重三也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鄭注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喪大記曰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注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案此鄭義也若何沐云文家加飯以稻米則又似無尊卑之別矣稻筐俱詳聘禮豆四升昭三年左傳文

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于笄　巾所以拭汚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　疏　正義曰此下陳巾及櫛浴衣以待尸沐浴之用也沐浴對文異散文則浴亦可稱沐休是沐首浴是浴身說文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沐去首垢浴去身垢曲禮襍記俱云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

是沐與浴別也皆用綌者沐浴之巾皆用綌布爲之三巾共實一笲也注云巾所以拭污垢也者巾之用不一巾以覆物亦以飾首此巾則沐浴時所用以刷拭污垢者下浴用巾注用以拭之是也云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者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上下異巾也但此二巾皆用綌與玉藻異賈疏謂此爲士禮玉藻爲大夫以上禮又案大記浴用絺巾孔疏引熊氏云此盖人君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也云綌巾麤葛者詩葛覃爲絺爲綌毛傳精曰絺麤曰綌是也

櫛于簞 簞葦笥

【疏】正義曰士冠禮云櫛實于簞此及上巾于笄下浴衣于篋皆不言實者省文櫛簞俱詳士冠禮

浴衣于篋 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之通裁

【疏】正義曰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者吳氏廷華云巾用以浴且拭浴覺初拭水氣未淨不可裸而俟故以此衣之云以布爲之者以浴衣所以晞身故用布爲之玉藻曰衣布晞身是也是浴衣生時亦有之矣云其制如今通裁者賈疏云通裁無殺或曰通裁大巾如衣者李氏如圭云巾櫛衣既沐浴棄之故饌亦具米之下饌詳士冠禮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皆者皆具以下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

【疏】正義曰饌陳也盛氏世佐云西序下堂上之西近序

也南上以貝爲上稻米以下次而北也敖氏云必南上者便其取之先後也　注云皆者皆具以下者謂自具以下皆陳於此一行陳之也東西牆謂之序謂堂之東西牆也云中以南謂之堂者以此所陳係在堂上而不言堂葢堂之中以南乃謂之堂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是也若中中以北則近東近西者謂之東序下西序下近北者謂之戶牖閒或云戶東戶西戶外房外郎以所近名之不謂之堂也

右沐浴飯含之具陳於序下者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入即位言沐浴之事○汲引水於井也易井卦曰可用汲又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說文繘綆也綆汲井綆也是繘爲綆索繫於瓶以汲水於井也喪事遽故汲水者不暇解脫其繘但縈屈之執於手敖氏云此下當有盡階不升堂之文據喪大記言也　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釋官云管人亦公臣詳上句人下管人又見聘禮賈疏云聘禮記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奴者故亦使之汲水也又禮記釋文云管人主管籥之人方氏慤

據之謂井甕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云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鄭言此者一是急以水往祝處爲濯米之用一是恐濯米水不足須再汲故不說繘也知就祝濯米者以下云祝淅米于堂也鬲縶義見前

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

祝夏祝也淅汏也

疏 正義曰喪大記云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鄭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瀋以爲沐也此云祝淅米則管人汲以授祝矣下云管人受瀋亦受之於祝也吳氏疑義云祝淅之重其事或云御者淅之祝臨祝之而已言於堂則在堂之中以南近階處矣南面便與管人授也盆即上陳于西階下之瓦盆 注云祝夏祝也者以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也先大父儀禮釋官云夏祝商祝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大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曰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鄭注胥當爲祝字之誤孔疏衆祝喪祝也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爲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爲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

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紟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夏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亦猶冠禮存章甫母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淅米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襲含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下疏謂徹奠者不言祝名周祝徹之非是又謂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吳氏廷華云夏祝商祝所掌當是二代舊禮周人因之以夏商爲名示所因也云淅汏也者汏舊誤作沃又作汰亦誤衆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淅米謂之洮汏說文淅汏米也汏淅㶁也㶁從簡有束擇之意郎記所謂差也淅米又謂之釋詩釋之叟叟毛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爾雅溲溲淅也郭注洮米聲洮米淅米也今俗猶謂淅米爲淘米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

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

疏 正義曰說文潘淅米汁也祝授之管人受之用　重鬲者以鬲煑之也賈疏云先煑潘後煑米爲鬻縣于重　注云盡階三等之上者士堂高三尺爲階三等詳士冠禮此云盡階故知在三等之上也引喪大記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沐卽潘也用之以沐故又曰沐煑之者

管人也引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即復者降自後西榮所徹也義見前

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

復於筐處也【疏】正義曰此盛于敦之米即上所淅之米敦即上陳于西階下之廢敦祝商祝以下受米奠于貝北者爲商祝此亦同也奠于貝北俟飯用也 注云惠氏棟云處下有也字是云復於筐處者米未淅時實于筐而陳于貝之北今淅之則盛于廢敦而仍奠于貝之北故云復於筐處也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

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笫有枕【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設冰于牀下以寒尸也春秋傳曰命夫命婦喪沐用冰士加賜則有冰全氏榜云士無冰用瓦槃嫌有冰亦用瓦槃故云用夷槃可也又敖氏云言此於將沐浴之前蓋謂或得以此夷槃爲沐浴之用也士若賜冰則有夷槃故因而用之於此既則以盛冰而寒尸也是句之上似當更有設槃之文此特其後語耳敖意蓋謂沐浴時即用夷槃以承洟濯也或謂士賜冰以上有夷槃以盛冰又有瓦槃以承洟濯二槃並有且冰盛於夷槃中若浴時用以承洟濯則必去冰而後可恐不如是之用折今案據鄭云既襲既小斂乃

大記者取於此而竝採他說以廣之然則喪大記作於後人其有與禮經異者遵經而舍記可也

渜濯棄于坎 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古文渜作彖荊沔之閒語

【疏】正義曰說文渜湯也从水耎聲釋文渜奴亂反與濡音義俱別今喪大記作濡濯棄于坎孔疏引皇氏云濡謂煩潤其髮竟作濡字解則自六朝時已誤段氏玉裁云耎與需古音畫然分別後人淆亂其偏旁本从耎者讀而从需而音由是亂矣互詳特牲擩醢下廣雅濯滫也高誘注淮南子云滫臭汁也釋文濯直孝反賈疏云潘水既經溫煑名之爲渜則與說文渜湯也訓合又云已經沐浴謂之爲濯則與高注臭汁訓合喪大記疏云濯不淨之汁是也坎即甸人所掘之坎 注古文渜作緣釋文集釋緣作彖當從之 云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者賈疏云已沐浴訖餘潘水棄于坎知巾櫛浴衣亦棄之者以其已經尸用恐人褻之若喪大記云棄杖者棄於隱者故知亦棄于坎吳氏疑義云浴衣當袒設明衣時去之注蓋併言之耳云古文渜作彖者釋文彖劉音土亂反與渜音相近故古文假彖爲渜鄭以渜爲正字故從今文云荊沔之閒語者蓋謂荊沔之閒多語渜爲彖也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荊謂南條荊山沔即漢

水荊山河水開荊楚地也

蚤揃如他日

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人君則小臣爲之他日平生時

【疏】正義曰注云蚤讀爲爪者說文叉手足甲也爪覆手也蚤齧人跳蟲也段氏玉裁云叉爪古今字古作叉今用爪禮經假借作蚤曲禮大夫士去國不蚤鬋蚤卽叉字也鄭注亦云蚤讀爲爪讀爲者易其字也不易爲叉而易爲爪於此可見漢人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矣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爲爪紹績指端也亦不作叉胡氏承珙云鄭注考工記欲其蚤之正也亦云蚤當爲爪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荀子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皆作爪不作叉則古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其來久矣云斷爪揃鬚也人君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爪足鄭注爪足斷足爪也記又云小臣爪手翦須是小臣爲之也鄭意士不合有小臣故以喪大記爲人君禮又鄭訓揃爲揃鬚而未釋揃字之義喪大記之爪手翦須鄭無注孔疏云翦手爪又治須則固不以翦爲翦須矣萬氏斯大云揃展同展其鬚使直也或謂揃爲鬋鬚生時豈斷鬚乎姜氏兆錫云揃有數訓一與剪翦同謂翦除之也一分也又一擇也又一與鬋同謂順也考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後揃剔二方注訓揃剔皆分也則浴訖鬚或攪亂揃乃順而分之之義沈氏彤云案說文揃搣也

搣批也批捽也捽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持其髮而理之也今案揃翦鬋三字古雖通用但以揃為翦則是翦鬋其鬢固無是理至鬋字鄭注曲禮不蚤鬋云鬋鬋鬢則與揃鬋義別又鬋字本義說文訓為女鬢垂皃亦與揃異葛氏謂展其鬢使直美氏謂順而分之沈氏謂持而理之皆與孔疏治鬢義近說固可從然以揃同展及訓揃為撣為順於字書無考亦難據信案說文揃之本義為搣玉篇廣韵皆訓搣為摩則浴後鬢亂摩而理之於經義為合段氏以揃為翦失之云他日平生時者案士虞記之沐浴櫛搔揃乃生人脩飾容貌之事是生時亦蚤揃也然則蚤揃如他日亦如事生之日禮矣

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

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為括

【疏】正義曰上沐浴以櫛理髮以巾拭髮尚未為紒也至爪揃後于是為鬠用組束之乃笄以固髮設明衣裳以蔽體是其次也笄卽上桑笄也明衣裳是親身之衣蓋去浴衣而衣之

注云用組組束髮也者言以組束髮也云古文鬠皆為括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䯤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䯤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䯤浦鐙云弁師注引

儀禮鬠作桰桰栝字異義同疑括乃栝字之譌案此特司農所見儀禮本作桰耳鄭君所見自作鬠未必與司農同說文有髺無鬠疑鬠乃括之或體會聲昏聲相近故此鬠用組及下髺髮古文皆假括爲之鄭以从彡義近故從今文

主人入卽位 已設明衣可以入也 疏 正義曰敖氏謂主人入則衆主人及婦人亦皆入卽位或云經不言皆惟主人入耳方氏苞云衆主人婦人親者必入視飯含不待言也今案方說是也 注云已設明衣可以入也者言已設明衣裳以蔽體則可以入也

右沐浴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 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人襲反位論飯含之事○張氏爾岐云此但布衣牀上向未襲而[illegible]襲者衣與衣相襲而布之也其布衣先祭服次褖衣至[illegible]于尸則褖衣近明衣祭服在外敖氏云士祭服於己用玄

端此禒衣雖以當玄端然非其本制故不在祭服之中吳氏紱云經言次者先爵弁服次皮弁服又次禒衣又次袍繭自表而裏一一布之於襲牀使整齊也不言袍繭於禒衣中包之矣　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義見前云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宐者以商祝習商禮商人之教主敬故於接神宐商人教以敬本白虎通云襲布衣牀上者以此經言襲非襲尸乃布衣襲牀之上待襲耳云祭服爵弁服皮弁服者以共皆從君助祭之服故謂之祭服襍記士弁而祭於公注弁爵弁是爵弁爲助祭服也云大蠟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亦爲助祭服也云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袵加初也者此時尸浴汔未含含牀即浴牀猶是始死遷尸之牀也含牀在牖下襲牀在含牀之東亦袵室內下記云設牀第當牖袵下莞上簟設枕是始死有袵席也浴時雖去之至含時襲時仍設之故云袵如初謂如始死時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是也鄭引此者證襲與含異牀下經設牀第于兩楹之閒袵如初有枕是遷尸于堂之牀也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俱入

戶西鄉也今文宰不言執【疏】正義曰主人出出室也左袒扱諸面之右賈疏云面前也謂袒左袖扱於右腋之下帶之內取便也凡禮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詳觀禮敖氏謂此用左手故左袒褚氏云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邪此言是也盆即前所陳之盆盥于盆上為洗貝張氏惠言云主人洗貝之盆即祝淅米之盆也李氏如圭云不言設盥喪事遽也郝氏云洗貝將奉含洗柶將扱米蔡氏德晉云洗貝執以入者以貝置于笄內執笄以入也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者以柶建于廢敦所盛米內其葉向上而執廢敦以從入也方氏苞云必袒者逢掖長袖不利於飯含也今案袒以取便而亦以為哀痛之節儀禮紃解云主人含尸左袒含畢襲小斂說袒奉尸俠于堂襲將大斂袒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于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袒袒既袒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說襲蓋有勞事敬事則袒以致其不安便其遲動而因以為行禮之節故檀弓云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注云俱入戶西鄉也者以主人與宰入室俱西鄉俟祝受貝受米乃由足而轉而東面也云今文宰不言執者胡氏承珙云上文主人洗貝執以入下文商祝執巾從入皆有執字此宰亦當言執故鄭從古文

商祝執巾從

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疏正義曰巾即上所陳之布巾也楔即楔齒之角柶也名之爲楔與扱米之柶異徹去也郝氏敬云去枕使首仰則飯易入敖氏云旣設巾乃徹楔是巾之所覆不遠於口矣蔡氏德晉云蓋於當口揭開其巾去楔以待飯蔡說是也受貝奠于尸西者賈疏云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笄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今案徹枕諸事商祝從入爲之者周禮大祝相飯檠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注云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者案尸首在南正當牖處下記云設牀第當牖又云遷尸注云從於牖下是也今商祝當牖而北面則在尸之南可知所以必在尸之南者以商徹枕三事須當尸首爲之乃便是商祝之北面爲尸非面當牖而祝蓋南當牖而北值尸也洪氏頤煊著宮答問以當牖北面句證室有北牖則誤甚矣云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者巾有以爲藉則飯時米不落牀第閒此固一義敖氏謂設巾者慮孝子見其親之形變而哀或不能飯含此義亦通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者賈疏云舊有此解云遷尸于南牖時北首若北首則祝當

在北頭而南鄉今西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者鬼神尚幽闇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今案禮運云死者北首亦據葬後言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司馬氏光書儀曰遷尸於牀上南首朱子語類亦從其說

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

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

疏 正義曰主人由足西面者主人入室在尸東今由尸足之北轉而西故云由足西也牀上坐東面蓋坐於牀上便事東面則在尸西矣 注云不敢從首前也者敖氏謂凡過尸柩而西東者必由其足敬也是也云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者此兼上下文釋之上文祝在尸東受主人貝奠于尸西下文又受宰米奠于貝北皆由尸首之南至尸西以口實是貴重之物不可由足且亦以見主人之由足西爲空手也

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祝受米受敦於宰也宰從從主人亦由足而西也立於牀西少退於主人也亦東面 注云米在貝北便扱者也者以主人左手扱米北

近左故云便也敖氏謂奠米于貝北亦南上蓋以與上陳于西西序下時稻米在貝北同爲南上也義亦通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者儀禮釋官云案宰士之私臣詳士冠禮周禮大宰大喪贊含玉此士禮亦佐含是氏紱云檀弓云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是宰於臣中爲其親佐飯含宜也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

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

疏正義曰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鄭注謂食道褻米貝美則此米不責明矣主人左扱米謂以左手用栖扱米於敦蓋尸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右領下飯則順且不以手加於親之面也敖氏云先實米爲貝藉也又實米唯盈象食之飽也先右次左次中禮之序然也郝氏敬云飯爲食貝爲用愛親如生也王氏士讓云貝以三數米以三扱三三三爲九扱亦禮成於三意其唯盈則加飯意也

注云于右尸口之右者賈疏云尸南首右謂口東邊是也云唯盈取滿而已者以九扱恐不滿故又實之取滿也

主人襲反位

襲復衣也位在尸東

疏正義曰飯時袒今飯畢而襲飯時在尸西今反尸東之位將以襯襲也

注云襲復衣也者以袒時扱左袖于右腋之下

今左袒不袒而襲是復其衣之常也云位在尸東者以
初時主人哭位在尸東是尸東為其故位故云反也

右飯含

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于項也跗足上也絇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埋于坎言襲尸之事○云掩瑱設掩設瑱也設之序據經文先掩次瑱次幎目未服先屨者吳氏廷華云屨在服內也　注云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者據賈疏掩有四脚以後二脚先結頤下待設瑱塞耳幷施幎目乃以前二脚向後結于項如是則幎目上兩角在掩之內矣今案經文先言掩項後言設幎目則幎目當設於掩之外蓋此三者設之之法當先以掩之中幅不析者覆其頂以後端之二脚從後向前結于頤下復以前端之二腳從額向後結之于項再以纊塞耳以幎目覆面以組向後繫之結于掩之外則掩益固此設之序也敖氏謂掩其前後而幎目加於掩之上不知掩以裹首非以覆面若覆面既有掩復有幎目不亦甚邪敖說亦非以後諸家解設掩者或依鄭義或違鄭義多失其

實今不備錄云跗足上也者謂在足背之上云絇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詳士冠禮云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者廣雅釋詁云坼分也又云坼開也蓋組綦本繫在屨後茲襲時尸足著屨訖以綦之兩端向前結于足背上更以其餘組穿連兩屨之絇使不離開也

乃襲三稱

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

疏 正義曰三稱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也襲之則先褖衣而後爵弁服先其裹也衣裳具謂之稱爵弁服皮弁服是也單複具謂之稱褖衣袍繭是也然袍繭止用其一單複具者亦必有裳鄭注襍記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萬氏斯大云古人斂者惟襲衣親身服如生時而左衽爲異小斂大斂則取衣包裹惟取結束堅牢所以然者小斂大斂衣多不能盡服於身不得不包之以爲固如是而入於棺尸乃安而不搖所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後世送斂之衣止有古人襲衣之數故止有襲而大小斂之禮亾聞有行之且笑其迂滔滔流俗向何言哉 注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者上文已布衣於含東襲牀上今乃遷尸就其上而衣之也云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者左衽不紐本喪大記彼

注云衽向左反生時也不紐謂束畢結之示不復解也說文云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褚氏寅亮云紐俗諺謂之活結不紐則紾紾俗諺謂之死結是也云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者賈疏云此對大斂小斂布衣訖皆言遷尸於斂上以其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其處有異故也此襲牀與含牀竝在牖下小別而已無大異故不言設牀與遷尸也今案經但言乃襲亦省文耳

明衣不在算　算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不言裳者文省耳此乃死者親身之衣褻故不在數巾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注不在數張氏識誤據釋文去在字以不數明衣為句是讀數為上聲今案注云算數也本爾雅釋詁此數字當讀去聲羣經音辨云計之有多少曰數經云不在算謂不在多少之數也注以數釋算下郎云不在數是述經語當以有在字為是嚴本及各本俱有在字云明衣禪衣不成稱也者賈疏云明衣禪而無裏不成稱故不算也張氏爾岐云注疏皆以明衣禪不成稱故不在算恐謂此親體之衣非法服故不在算也說與敖同今案喪大記惟云袍必有表不禪不云衣必有裏不禪也袍是褻衣故必有以表之乃為一稱若云明衣禪不成稱則爵弁服皮弁服

何嘗不是禪衣乎救義似長

設韐帶搢笏

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古文韐為合也

疏 正義曰韐本爵弁服之韠帶笏亦是隨正服者故以三服襲尸之後卽設之也注云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其說是矣而又云亦欲見韐自有帶者以韐帶連言亦可見繫韐自有帶也言此者鄭欲明士襲時亦有二帶加生時耳云韐帶用革者玉藻云韠肩革帶博二寸韐與韠同故知帶亦用革也襍記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鄭注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二帶大帶革帶也其朱綠帶孔疏謂是衣之小帶微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也又鄭注襍記率帶云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綷之不加箴功又云襲事成於帶蓋帶以束衣又以繫韐搢笏故於帶詳言之云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者搢插也鄭注樂記搢笏同又注內則搢笏云搢猶扱也扱亦與插同插於帶之右旁便於取用也江氏承云笏者古人以為服飾常插之於帶閒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禮經皆言搢笏後世謂之薄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簿執手板之事又有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執笏者誤

也云古文韐爲合也者案說文韐爲𩊚之或體皆从合得聲鄭注士冠禮云合韋爲之故古文假合爲韐鄭以作韐義顯故從今文

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右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掔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掔作捥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掔唐石經嚴徐集釋俱作掔下及注同鍾本誤作擘通解作擘案掔擘二字形近易訛即說文掔字注中已誤作擘矣今案說文掔手掔也从手臤聲烏貫切掔固也从手臤聲苦閑切二字形音義俱別楊敖毛本俱沿通解之誤○此設決及設握皆謂右手也右手無決握則左右手皆有之敖氏謂左手無握郝氏謂左巨指亦施決皆誤褚氏寅亮云設決與握之法細玩注疏終未灑然容訂今案注疏之說誠有難解者略依經文釋之決卽上所陳棘決掔掌之上肘之下也飯鄭氏謂大擘指本也麗施也上經陳決有組繫此設決於右大擘指以組繫施於掔結之以爲固而必先以組繞大擘指本繫之以爲根再以組之兩端施結於掔則決牢固而不動所謂自飯持之也經文

麗于掔舉其終而言至設握手乃以握之繫與施于掔之決繫相連而結于掔則握亦固而不脫矣先設決而後設據者決亦裹於握之內也不言設極敖氏以爲省文今案上陳纊極止二鄭氏以爲示不用則亦裹於握之內而不設矣　注云麗施也者鄭注呂刑越茲麗刑同云掔手後節中也者下記注以爲掌後節中則此手亦指掌言也說文掔手掔也段氏注云各本作手掔誤今正掔者手上臂下也內部曰臂者手上也肘者臂節也又部曰厷者臂上也是則肘以下手以上渾言之曰臂析言之則近手處曰掔又引此注云後節中者肘以上爲前節肘以下爲後節後節之中以上爲臂則以下爲掔也云飯大掔指本也者此無考沈氏形云鄭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讀爲飯含之飯以爲自飯含時已設決是設於未襲之前矣當襲時豈無觸闕今案設決設握係一時事若決必設於飯時是何取義且與經文次序不合沈說是也又敖氏以掔爲巨擘之別名引或說以飯爲後盛氏世佐以飯爲會指皆臆見不可從云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掔之表也者案據說文彄弓弩耑弦所居也此以爲決有彄又據上經決止有組繫無紐此以爲有紐皆未詳

賈疏說亦不甚分明段氏玉裁云注云決以韋爲之藉又云以組擐大擘本恐生者皆不必然也則其制無可考矣但鄭先云以組擐大擘本再云以橫帶貫組結於擘之表則設之固自大擘本始必如是而後經云自云持之之義可明也云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者右手有決左手無決下記云設據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擘注以爲手無決者是記所云爲左手設握之法也此與決連言故知謂右手但設握之法左右亦無大異特右手有決繫可連耳故注繫鉤中指亦據下記言也必云由手表者手入於握則繫必由握外結之故云由手表也餘詳下記云古文麗亦爲連者胡氏承珙云麗連一聲之轉云亦爲者因下文有設握乃連掔故此言亦也掔作捥者惠氏棟云說文曰掔手掔从手臤聲漢書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掔游俠傳云搤掔而游談高誘呂覽注云掔讀如棬椀之椀古文作捥春秋傳云捘衛侯之手及捥史記樊於期偏袒搤捥左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捥俗作腕非也今案鄭以掔爲正字故從今文

設冒櫜之幠用衾

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者始死時斂衾今文櫜爲橐

[疏] 正義曰襍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鄭注后衍字蓋謂襲卽設冒耳蔡氏德晉云尸雖已襲然不設冒則其形尙見於外恐爲人所惡故設冒以掩之也沈氏彤云由櫛以蚤以揃而鬠焉笄焉設明衣裳焉由飯以掩以瑱以幎目以屨而襲焉由設韐帶以搢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皆順表裏爲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也褚氏寅亮云襲訖當憑尸哭踊經文不具　注云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者案詩彤弓受言櫜之我將載櫜弓矢毛傳皆云櫜韜也是櫜爲韜盛物之名今設冒所以韜尸故云櫜之櫜之卽韜之前注所謂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是也櫜又有藏義廣雅釋器櫜韜皆訓爲弓藏櫜以藏弓矢亦以藏兵甲樂記名之曰建櫜鄭注謂閉藏兵甲是韜盛之事皆可以櫜名之故云取事名焉也云幠用衾者始死之時經恐人疑設冒後不用衾故特言幠用衾衾以明之注知爲始死時斂衾者以其襲時無衾小斂之衾陳之故仍用大斂之衾卽篇首所謂幠用斂衾也云今文櫜爲橐者橐櫜形似又說文橐囊也囊櫜亦所以盛物故字訛爲櫜鄭以櫜有韜義於冒尤切故從古文

巾柶鬊蚤埋于坎

坎至此築之也將襲辟奠既則反之

【疏】正義曰巾卽飯時覆面布巾及沐浴之巾也柶楔齒及扱米者也鬠櫛餘

亂髮也蚤所𩬊手足爪也喪大記曰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鄭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孔疏士埋之者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上澳濯棄于坎注之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此不言櫛及浴衣者文不具也 注云坎至此築之也者巾柶等物上沐浴飯含訖已棄于 坎至此襲事訖乃築而埋之也下記云甸人築坅坎則此埋之者甸人也云將襲辟奠既則反之者始以脯醢醴酒之奠設于尸東至襲時設襲牀于尸東是時尸在含牀自含牀移於襲牀奠在中閒不便故于將襲必須辟之辟謂去之也既襲則仍反之于尸東以奠所以依尸不可空也賈疏據下記云小斂辟奠不出室又據大斂時辟小斂奠于序西南以爲襲時辟奠當於室西南隅或然

右襲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 疏 正義曰自此至置于重論設重之事○云重木者言重以木爲之也

刊鑿之者謂刊而鑿之刊與鑿爲二事也句人置重者下篇句人抗重出自道注云言其官使守視之故人置重使句人也中庭東西之中也三當作參參分庭一在南者盛氏世佐云謂三分庭之一而在其南一分也如一庭淺三丈則設重之節去堂二丈去門一丈矣沈氏彤云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也方氏苞云門既襲設冒親之形容不可復見故設木於中庭使神依焉注云木也縣物焉日重者賈疏云此木解名木爲重之意以其木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重名案詩無將大車祇自重兮鄭箋云重猶累也是也云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者案刊是斲治之使成器鑿謂爲孔以縣鬲簪朱氏軾儀禮節略云鑿其前爲二孔以簪貫之爲縣鬲之用云士重木長三尺者賈疏云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有據竪之者橫者亞半之張氏惠言儀禮圖云鄭言縣簪孔簪而言縣則疏云用軨內此孔中軨卽簪也又云橫者亞半之則似別有一木爲簪其說自相違戾今案鄭云長三尺不言橫者則無橫木可知張說是也唐開元禮亦云橫者半之或後代之制與周異歟張氏又云重之下亞爲柎乃樹之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

夏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

於養宾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疏正義曰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釋文鬻本又作粥今案粥俗鬻字經義述聞據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鬲又據周禮小祝注舍人疏引此文俱作鬻餘飯盛以二鬲謂用上當有盛字今案用二鬲連下西牆下爲句當以無盛字爲是當上有云夏祝鬻餘飯字當作沾字解爾雅釋言鬻糜也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是鬻與糜皆可爲煮米之稱此經不云夏祝煮米餘飯爲鬻而云鬻餘飯此屬辭之法鬻字中兼有煮義上文句人爲垼于西牆下西牆下有垼故就煮之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即煮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則用二鬲者謂煮用以二鬲也中閒若增盛字便不辭矣小祝注係節引經文盛以二鬲下即云縣于重故增盛字以成其義蓋用二鬲煑餘米爲鬻即用二鬲盛鬻以縣于重也舍人疏及御覽當因小祝注而增禮經本文固無盛字唐石經及各本皆然荀子楊注引亦無盛字似可仍之周禮鬲實六斗張氏惠言謂此稻米一豆爲鬻實二鬲則大不必六斗似鬲當有大小矣　注云夏祝祝習夏禮義詳前云夏人教以忠其[illegible]養宾者夏人教以忠本白虎通云鬻餘飯以飯尸餘米[illegible]鬻也者謂以前飯尸所餘之米煮爲鬻即謂之鬻餘[illegible]

上飯尸時盛米受米等事皆商祝爲之故此特言夏祝以別之也云重主道也者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埋焉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又云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是未作主以前設重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釋名重死者之資重也含餘米以爲粥投之甕而懸之比葬未作主權以重主其神也云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者賈疏云亦無正文鄭言之者以其同陳黍稷故知同差也案特牲用二敦少牢用四敦同姓之大夫士用簋故皆以簋言之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詩云陳饋八簋皆天子禮自上降殺以兩明諸侯六祭統諸侯禮而云四簋黍二簋圍陽厭不用故也吳氏紱云用鬲之意不可曉意重爲主道設之之始設此以憑之亦以斂含所餘恐褻之不以他用也方氏苞云繫縣于重蓋親之養至是而終矣朝夕見之孝子之心有隱焉所謂以故興物也

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靲竹䈁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今文冪皆作密

疏 正義曰冪與鼏皆取覆義作鼏誤冪用疏布以覆鬲口也冪用葦席以覆重并

設二鬲也繫用軨以軨繫鬲穿入重之孔而縣之也帶用軨以軨橫東席之中如帶也李氏如圭云北面以南爲後敖氏云重主道也故言面言柢與帶以見其義云沈氏彤云鬼神尚隱闇故冪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 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者說文久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段氏玉裁云久灸疊韵火部曰灸灼也灼灸也灸有迫箸之義故以灸訓久上喪禮冪用疏布久之鄭曰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既夕苞筲甕甒皆木桁久之鄭曰久讀爲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此經二久字本不必改讀蓋久本義訓從後歫之引伸之則凡歫塞皆曰久鄭以久多訓長久故易爲灸以釋其義考工記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許所偁作久與禮經用字正同又云距當作歫歫止也今案鄭本周禮作灸故讀禮經之久爲灸與說文從後灸之義合其注灸諸牆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閒是柱亦爲止塞義沈氏彤云從後灸之者灸本訓也周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不同其爲灸則一也云軨竹箁也者謂以竹箁爲索貫疏以箁與篾同謂竹之青可以爲繫者敖氏云軨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段氏云說文軨字後人所增鄭蓋以爲紟字紟者係也鬲與重但當以竹箁係之因謂箁爲紟今經

竹簀之說鄭必有本用之於鬲與重互也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者案以席覆重非覆之於上當是四面旋轉覆之故如裳之有辟積辟謂空其中屈謂屈而轉之且兼覆二鬲則辟屈之處當上狹而下寬敖氏云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而鄉象死者之左衽也沈氏彤以敖爲是謂注與經背今案注亦不背經但不如敖說之明顯耳蓋席本是南轉而北又以兩端之餘者反向後轉之故云反兩端交於後重北面以西面爲左則左衽自當以西爲上注蓋謂轉而鄉東者在下轉而向西者在上耳鄭注喪大記左衽云衽鄉左是其義也賈疏誤詳訂疑云賀加也者沈氏謂加爲累加之蓋用幹從南鄉北又從北向南而結之敖氏云後謂重之南是也云今文冪皆作密者胡氏承珙云冪之作密猶鼏之作密皆同聲假借禮經古文鼏皆爲密故冪亦作密此注今文當作古文校勘記云通部皆古文作密此不當作今文 **祝取銘置于重** 祝習周禮者也

疏 正義曰此時銘未用權置於此必置于重者以重亦所以表柩也荀子曰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禮經釋例云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案士喪禮襲畢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此

言置重之處也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
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
之結于後此言重之制度也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
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又云置重如初注如殯宮時也
疏云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重爲行禮
之大節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
夫踊故遷于廟其置重之處亦如在殯宮之時以奠于廟
亦有要節而踊之儀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疏云以于
末用待殯訖乃置于肂既夕禮啟殯祝取銘置于重殯時
銘在肂至啟殯故復置于重也設祖奠時祝取銘置于茵
此不置于重者注云重不藏故也襍記重既虞而埋之鄭
注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正義曰既夕記將葬朝廟廟重止
於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綴祖廟若過之然故不
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
左倚之鄭注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
門外之東也此埋重之處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注重
既虞將埋之疏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
未虞以前以重主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亦初虞其[illegible]
卽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illegible]
埋之也此埋重之時也又案張氏爾岐曰重主以依神若置

之近南始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者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據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據內近北者也堊周自內出者也考經文明云參分庭一在南不云一在北張氏此言顯與經違不可從也　注云祝習周禮者也者習周禮則爲周祝經不云周祝而云祝者以三祝皆周祝特以其兼習夏商之禮故異其名耳盛氏世佐以此爲夏祝誤○張氏爾岐云以上並始死之日所用之禮褚氏寅亮云死日襲次日小斂第三日大斂出士三日殯連死日數之明徵也大夫三日殯不連死日則第四日蔡氏德晉云周人斂用日出今死日即襲則襲不必於日出吳氏紱云屬纊有早晚而衣具或需時則早者襲猶可逮死日之晚否則必至明日亦不可泥矣徐氏乾學云次日日出之前總可名爲死之第一日則襲仍死日之事云

右設重

卷二十六終